

陈原当代文学典藏·小说卷

重婚

李文华 著

CHONGHUN

陇 原 当 代 文 学 典 藏 · 小 说 卷



重 婚

李文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婚 / 李文华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6
(陇原当代文学典藏. 小说卷)
ISBN 978-7-5468-0293-0

I. ①重…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5374号

重 婚

(陇原当代文学典藏·小说卷)

李文华 著

丛书编辑: 王忠民 张国强

责任编辑: 余 琰

装帧设计: 石 璞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精一印刷 (深圳) 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6 字数 370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978-7-5468-0293-0

定价: 5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陇原当代文学典藏》丛书编委会

主 任：连 辑

副主任：张建昌 邵 明 张余胜 马少青 吉西平
高志凌 彭长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马步升 王忠民 杨建仁
杨光祖 季成家 张明廉 陈自仁 邵振国
高 凯 彭岚嘉 彭金山 程金城 魏 珂

出品人：吉西平

序

人们在生活中总难免碰到一些小小的偶然事件，却往往激起不尽的思考。

1993年秋，我收到了一部长篇小说《重婚》，作者李文华同志在扉页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敬赠久仰的荒煤老指导留念。虽没有见过您的面，但心灵深处已经是您的学生了。”

我认为这是一位青年作者过于谦虚的客气话。我只是很简单地回了一封信，说赠书已收到，容抽暇拜读，希望文华告诉我一点从事创作的经历或还有无其他作品。

不料12月中旬，文华同志一位北京朋友给我寄来文华1992年5月给我的一封信以及她保存多年的一张颜色苍黄的很旧的剪报，有的地方已经磨碎了，李文华同志在不少的段落中用红色、蓝色的笔划上许多杠杠，还有的文字下面又画上小小的红圈圈。这位朋友在来信中说：

“今日我收到作者寄来的《重婚》，忽生感慨，觉得把作者原写给您的信，还是寄来为好，请您百忙中一读。”

接着又收到文华的来信，才知道事情整个真相。原来在1992年5月，文华就把《重婚》手稿和那张旧的剪报，连同给我的一封信一起寄给了这位朋友，希望转给我看、并提点意见。这位朋友出于好心照顾我辈老人，提了些意见就把稿子退还给文华了，信和剪报却留了下来。

这份剪报，原来是我1987年初写的一篇文章，为《张弦电影剧本新作集》所写的序言。甘肃日报转载时改为《从张弦笔下的女性所想到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转载的。

现在来看，文章总的精神，既赞扬张弦生动真实地表现了当代女性悲剧

性的命运,显示了女性美好的心灵,又希望他今后能创造一些在八十年代重新焕发青春的新女性,甚至“女强人”的形象。

文章中有这样两段话:

“我认为,国际文坛许多优秀作品都表现了女性悲剧性的命运,是因为:

“女性的命运实际上和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女性是妻子、母亲,从爱情的萌芽到各种样式的婚姻,终于形成幸福和不幸福的家庭,承担起种种繁重的责任和义务,女性无论在生理上、心理上,在整个精神世界里,都可以说是负担最重的人。”其次,在呼喊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思潮中,难道不应该更加重视女性的尊严和价值吗!我们谁能计算得出来,在十年动乱中有多少家庭被毁灭,这场动乱所造成的无数的悲剧中有多少女性的血泪?……何况在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新旧交替时期,‘文革’的后遗症还未尽消逝……又沉渣泛起,从各个方面侵袭着女性美好的心灵……我们既为她们美好的心灵而感到自豪,也为她们面临的许多历史重负而往往难以摆脱种种恶梦和厄运而感到羞愧和自责。……我希望看到一些反映建国以来有关我国各族人民的女性命运题材的史诗性的作品。”

文华在信上讲,她就是读了这篇文章、特别是以上的话照亮了她的心路,是由于我的文章“指引”她写了《重婚》,所以她发自内心地称我为老师。

这段小小的插曲,不能不激起我一些思考,才和文华开始通信,希望多了解她的情况,也终于在春节之后认真地读罢《重婚》,还答应为此书再版时给写一个序言。

可是,我提起笔来时,我总觉得白岩、肖山、肖军、童琳这几个生动的形象尽管不断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我所想的却是另一些不尽的感慨!

近些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严重地冲击了所谓严肃文学、纯文学、高雅文学。1993年曾被有些评论家称之为“长篇小说年”,但被炒得最热的却是个别实际上践踏女性灵魂的作品。更不用说有些流行全国市面的通俗文学,无非是在那里制造和宣扬种种“性爱”的故事去吸引读者。总之,用肮脏的笔去描绘一群“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女性”的形象,实际是把女性表现为性的奴隶和玩具而已。

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所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反对社会不良风尚,鼓舞人

民意气风发、奋勇向上的精神，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也必将给青年一代以不良的影响。老一辈的文学工作者不能不为此感到忧虑。

因此，我读到《重婚》这样的作品，而且是青年作者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下了“文革”后遗症留下的女性悲剧，创造了白岩这样一位真实生动感人的形象，不能不感到高兴和安慰，我在这序言中不可能详细评论和分析白岩这个形象的典型性。但我相信，白岩不仅还会活在类似肖山父子命运人们的心灵里，也必将活在千千万万人们的心灵里。她的悲惨的命运和坚强的性格还将激励人们去思考许多问题。

我们既要清醒地总结历史经验，认真地处理“文革”的某些后遗症，更要珍惜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为未来开拓新的境界，要让类似肖山父子这样悲剧命运的人们也迈步前进。

从创作方面来讲，白岩这个形象也值得思考，例如看来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从小说中所描绘的白岩种种错综复杂的心态来看，她的心灵纤细而又脆弱，然而她一再上告，既要告“文革”中败类，也要告自己的丈夫。对这种性格到底怎么理解呢？

也很偶然，我1988年在一篇谈《关于女性文学》的文章中就谈到了这一个问题。我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习惯于说女性的心灵是纤细的、脆弱的，可是谁想到过，‘文革’中无法无天的罪行，正是对无数纤细、脆弱的心灵砍上一刀一刀深痛的创伤，她们是怎么承受下来的？难道这数以亿计的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脆弱的心灵，不又是以难以想象的坚强的性格终于承担了这历史的重担？难道这些女性不能够、不应该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些伟大的、崇高的、难忘的、不朽的典型而存在？可惜反映这种伟大女性的作品还不多见。当然，她们也只是一滴水，我国千千万万的伟大女性中的‘这一个’，反映了我国亿万女性美好的心灵，像无限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历史。”

不论读者们如何评论白岩这位女性形象的典型性，白岩也不是像张志新那样伟大的女性，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在“文革”中被毁灭家庭、失去丈夫、抚育孤儿成长的母亲。可是一旦和丈夫重逢，旧情复燃，燃烧起真挚爱情被埋葬，多年的岩火，又终于酿成一场夫离子别的悲剧。作者饱蘸血泪所刻画

的这个悲惨而美好的心灵，却正好印证了我文章中的观点，白岩这个形象是反映了‘文革’中亿万女性美好心灵的一滴水，这可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但却很好地说明，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结合，或者说理论须要实践的检验，恰好证明，理论与创作都必然源于生活。

如果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文革”十多年的坎坷，如果我没有在新时期认真读了并且理解了当时称之为“伤痕文学”的大量作品，我就不可能写出那样的文章，提出那种要求和希望来。

文华一再来信强调她的《重婚》，是按照我的思想，受到我的指引而创作成功的。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当作者在无限丰富的生活里亲身体验和观察了许多真实、感人的事迹，激发起许多生动的感受，在长期蕴孕着一种创作的冲动中，还不能一下子找到一个很好的主题和构思的时候，却巧有篇文章或某个观点触发了她的灵感，在她构思中找到了一种契机，加深了对人物命运的理解，因而一触即发，使生活的源泉奔腾而出，终于胜利地创造了生动鲜明的形象，完成了一部好的作品。

倘若文华没有自己生活中丰富的感受，不热爱文学，不偶然见到过去曾经相识的白岩这位形象的原形人物激起她的思考，即使读了我的文章，也未必就能创作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来。所以，文华还应该感谢生活！

自然，一个老评论工作者，有些观点激发了青年作者的灵感，促成一部好小说诞生，获得广大读者的热爱，这也是我应该感到安慰和高兴的，所以，我也应该感谢文华，是她以创作实践证实我的观点是符合生活实际的。

我仍然认为，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文学艺术在创作中表现当代女性的性格和命运，歌颂美好的心灵，是我们今天要建立真诚、和谐、团结、友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也是维护女性尊严，提高女性素养，树立和发展健康的家庭道德伦理，培养新一代女性的光荣的使命。

从少女的钟情到热恋，从建立和谐的美满的家庭、到成为亲切抚育下一代的母亲，由于社会、生活、家庭成员复杂的各种原因，都可能随时发生种种悲剧，而且是对社会安定团结的一种冲击。除了依靠法制之外，关键在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的素质，而文学艺术在这方面所有的陶冶性

情、潜移默化的作用,又是别的工作无法代替的。所以我们的女作家,尤其是青年女作家千万不要轻视、忘却这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和职责。

我们既不希望我们的社会再发生白岩这种悲剧,也不希望发生童琳这样的悲剧,更不愿看到肖山这种悲剧。

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在他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妮娜》作品中揭开安娜的大悲剧的开始,全书的第一句话就是: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却觉得还应该再加一句:“这各种不幸,却往往是落在女性身上。”

所以,我觉得,女作家应当努力帮助新女性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去获得真诚的爱情,建立起更美好和幸福的家庭,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但愿我这篇杂乱的感慨能帮助文华和更多的青年女作家再有点启发,为她们反映当代新女性生活方面开拓一点新的思路,取得更新更好的收获!



1994.2.17

目 录

第一部 惊 雷	(1)
第二部 血 雨	(125)
第三部 泥 泞	(237)

第一部 惊雷

—

儿子又发烧了。

儿子是黄昏时开始发烧的。白天还好好的，晚饭后不知为什么就出现了发烧的迹象——开始乏力懒言，面色潮红，额头滚烫。及至天色完全暗下来时，他就没有一点儿玩的力气了。

白岩害怕起来了。儿子已经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他的发烧甚至没有一点儿预兆，突如其来地说烧就烧，而且一发烧就抽风。有那么几次特别厉害，都差点把她吓死。还是她自己背着儿子，迈着碎步，一路小跑到离此几十里地的医院为儿子看病——那可是几十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啊！

可眼下这么晚了，想去医院也不可能了。

白岩急躁地踱出宿舍，抬眼向四周望去，那白天还一派嫩绿的山峦，现在早变成了一抹浓重的黑色，如一堵齐天的大墙，黑压压地横在眼前。天上没有月亮，偶尔从云隙里透出点点星光，使这无边的黑暗越发显得幽深空洞，神秘莫测。远远近近零乱起伏的狗吠声，又使黑夜加重格外恐怖的气氛。而眼前家属院的灯光都熄灭了——人们都渐次进入了自己的梦乡。

白岩一下子感到自己是这样的无依无靠，无助无告。一种空前的、强烈的孤独感攫住了她的心灵——平时和儿子在一起，尽管儿子这样小，但他的早熟懂事，他的活泼可爱，使白岩一直把他看作一个可以依托、可以战胜孤单、排除苦恼的小大人、男子汉。可现在，儿子病了……

白岩无奈地转进屋子，站在儿子床前，用手摸摸儿子的额头，心里一时没了主意，不知怎么办才好，又似乎下意识地，去将自备的针管煮好，吸好退烧药，走过去，轻轻地叫儿子：



“军儿，乖乖，过来妈妈给你打针。针打了，就好了。”

儿子吃力地睁开眼睛，看到妈妈手里举着针管，“倏”地一下子钻进了被窝，严严实实地把头蒙住。任妈妈怎样劝，怎样哄，就是不出来，嘴里还不停地抵抗着，拒绝着。说来也难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不到七年，针就打了无数，早打怕了，早就视打针如虎狼了。做妈妈的，不能打他，又不能硬来，只能耐着性子一遍遍开导，等他自己情愿……只是儿子今天显得额外害怕，格外顽固，怎么哄劝都不起作用。

白岩无法，只得动手拉了拉被角。儿子立刻哇地一下哭出了声，嘴里直嚷“我不打针，我不打针”，而且将身子钻得更深，裹得更紧，再一拉，儿子哭得更厉害了。

无可奈何间，白岩忽然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几乎使她自己先一个激灵。她知道采取这个办法也许不合适，可也只能如此了。她竭力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坐在儿子头前，轻轻说道：

“军儿，你不打针吗？你不打针，等爸爸回来，我告诉他，他会不喜欢你的……”嘴里说着，自己心头就不禁一阵阵发颤发紧。

儿子一听，却一下子就掀开了被子，露出了红彤彤的小脸，瞪着眼睛，半是惊喜，半是怀疑地问妈妈：

“啊？爸爸？你说爸爸要回来？什么时候？”

“……明天！”

“真的吗？妈妈！”

“真的，好儿子，妈妈还能骗你吗？”

儿子相信了。他爽快地爬出被窝，调过小屁股，忍着疼等妈妈打完针，不等妈妈揉完针眼，又痛快地说：“妈妈，把药拿来，我还要吃药！”

白岩心疼地说：“好儿子，好儿子！”忙把药取来，让他吃了。

药到病未除。深夜，儿子烧得更厉害了。白岩又急又怕，胆颤心惊地围着儿子转，一会儿冷敷，一会儿量体温，一会儿用酒精擦身……平时用来对付儿子发烧的各种办法都试了，可就是没有效。儿子浑身上下火蛋儿似的，小胸脯不停地剧烈抽动着，忽而惊厥，忽而咳嗽，忽而梦呓，忽而惊叫：“妈妈，车……车！爸爸……”脸上露出一丝甜蜜的憨羞的笑意。

白岩见儿子烧糊涂了，叫也叫不应，身子打挺，额头紫青，一阵阵闭气，手梢儿也冰了，不禁吓得哭了起来。

这一哭，她仿佛看见地上出现了许多晃动的影子，这使她想到了鬼，想到了鬼勾魂，她一下子止住了哭，将儿子抱起来，全身心地紧紧搂在怀里，叫喊着：“军儿，你快不要吓妈妈！军儿，爸爸就要回来了！爸爸就要看你来了！你要挺住呀……”

她只恨不能哪怕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曙光的早点出现，换来儿子的平安无事，换来丈夫的早点归来……

挨到天明，儿子的体温总算稍稍下降了一些，呼吸也匀称了，神智也清楚了。白岩紧绷了一夜的心弦才算稍稍松弛了一些，一阵困倦也袭了来。可是上午还有她的两节课，没有人可以替她代。她自己又不愿耽搁这么多学生的课，就胡乱擦了一把脸，梳梳头发，想等上完两节课，就带儿子去医院，好好诊断治疗一下。就又给儿子打了针，——儿子这次倒特别听话，半点拒绝的意思都没有。又喂了药。在头前放了些食物和水，嘱咐儿子饿了自己吃一点，但一定不要乱动，好好在家休息。自己就上课去了。

总算上完了两节课。白岩几乎等不得下课和学生们打招呼，就急急忙忙地回了家。

可回来一看，家里哪里还有儿子的影子！

白岩忙到院子里找。可是儿子平时玩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不见他。她又着急又生气。这孩子真不听话！这会儿到底上哪儿去了？说得好好的不能乱动，可他偏偏跑了出去，烧也没退尽，这一下还不雪上加霜……

正慌得手足无措，一个在院子里玩的小女孩，指着大门说：“阿姨，你们肖军跑到大门外头去了！”

白岩半信半疑地出了大门，东张西望，忽然一下子惊呆了——

只见在离校门不远的大路边，儿子坐在一只小板凳上，双手托着腮帮，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正在这时，一辆大卡车疾驰而过，扬起滚滚黄土，立即将儿子隐没了。

白岩急忙跑了过去。

“肖军！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不是告诉你说……”



“我等爸爸。你不是说爸爸今天回来吗？怎么还不见呢？我都等了好久好久了啊！”他眼睛仍盯着大路那一边，满脸的渴望与期待，小脑袋慵懒地搭在手背上。

白岩明白了，顿时热泪盈眶，一揽子将儿子抱起，抓起小凳子就走。

肖军见妈妈抱他回家，挣扎着往下溜。

“妈妈！我不回去！我要等爸爸！我要等爸爸嘛！你说过爸爸今天回来的！我等爸爸回来一块儿回家！——我要等着接爸爸！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山谷间回荡着肖军稚嫩执拗的喊声，久久不息……

二

“咦！这花怎么偷偷儿开了？”

童琳梦醒，满目艳丽，满鼻清香，定睛看，原来是那两盆令箭荷花开放了。啊，多美！多鲜艳！多香！昨晚它们还都是墨红墨红的棒槌儿呢，一夜之间竟全开了！望着那艳丽无比的花瓣、花蕊，嗅闻那馥郁的芳香，她不禁陶醉地神秘地想：花儿是什么？是爱神吗？她们依何而来？依何而开？来临、开放是什么情形？什么滋味？多美好啊，多神奇啊！

她着迷地看了一会儿，想了一会儿，急急地起床穿衣。她要将这令箭突然开花的事告诉一个人，去请教他几个问题。

晨曦楚楚，微风习习，空气新鲜而湿润。广播里流出邓丽君如醉如迷的爱情歌曲。童琳快活地蹦跳着穿过草坪，哼着小曲儿跑上办公楼，一进办公室，就急切地拨电话。

话筒里传出占线的信号。她吃惊地想：“咦，这么早他给谁打电话？”看看表才七点钟，又急不可耐地再拨，还占线。不禁嫉妒气恼：“这么早跟谁讲？！”刚放下电话，铃响了，抓起一听，正是他。

“喂！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她和对方两个重叠的声音！完全相同的口吻！

童琳明白过来，惊喜地喊叫：

“啊！碰头了！咱们俩碰头了！一次罢了，两次！好大一会儿！我以为你给谁打呢！真巧啊！……”

“嗯……确实！”他笑说，虽没有大呼小叫，但沉沉重重的语音里蕴含着更浓的情意。“我五点就起床了。拨了两次，明知道你还没有上班。”很柔，很不是味儿。“唉！……七点，无聊又拨，结果占线了，我估计是她，很奇怪，想‘这么早她给谁打电话呢？’放下急得不行，又拿起来拨，还占线。这次想：给她不放了，一直拨，看她能讲多长时间！嗯……结果拨通了。”

随着他的话语，她眼前展现出一幕：他很早起床——拨电话——在地上走——两人同时拿电话——同时拨——同时听——同时愣神——同时放下——又同时拿起——同时拨——同时听——同时皱眉——同时惊喜——同时发问，——他此时的坐姿、神态，不禁迷迷地笑了，心里掠过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电波，一种奇妙的幸福。她猝然跌倒在桌子上……

两个人谁都没有再讲话，只有微微的彼此能听见的压抑的喘息声。很久，很久，他无力地、苦涩地问：

“童琳，什么时候走？”

她一栗，嗫嚅道：“大后天。”

他抽了一口气，说：“到时我送你。”就咋地把电话挂了。

童琳张大嘴巴暗暗“啊”了一声，愣在桌旁，手里的耳机“笃笃笃笃……”地响着也毫无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楼道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有人拿钥匙开门，她这才慌忙将耳机放下。

门开了，进来一位男同事。

“早啊，童琳！”

“早。”

“什么时候走？还待在这干什么？准备得怎么样了？需要帮忙吗？——我看你干脆甬走了吧！”

“哦……没什么。谢谢！谢谢！”

她糊里糊涂回答，没有听清对方问什么，说什么，只希望他不要理她，不要问她，最好尽快离开，否则她就无法应付了。同事见她愣神愣色，所答非所



问，诧异地上下打量她，然后出去提水了。她惶惶然关上门，使劲眨眨眼，摇摇头，抖抖肩膀，想尽量使自己清醒过来。然而没有用，她更糊涂了。她简直晕头转向了！心跳得像揣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全身在战栗中燃烧……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了？我着魔了吗？难道我爱上他了？爱肖县长？爱这个比我大二十多岁、结过婚、有一长串子‘故事’的人？不可能呀！荒唐啊！我大后天就要离开这里，去上海呀！去从事另外一种职业，开始另外一种生活。是的，我也不愿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绝不会那么去做。再说我一直是把他当父亲，当老师，当朋友，当最可亲最可敬最可信赖的人，从来没有对他抱有另外的幻想。……可我怎么了？我的心为什么这么激动？这么……难道这是爱情吗？不是吗？……

她的理智和感情同时告诉她：她爱他，她渴望投入他的怀抱，一分钟都不再离开……

同事提水回来了，莫测地窥视她，她强装镇静坐下来。

半年前，部里召开全县新闻宣传工作会，请县长讲话，把写讲话稿的任务布置给了她。她翻阅大量资料绞尽脑汁写了一稿，拿去交差。

县长办公室的门大开着，她怯生生地进去，站着等他接完电话，才说明来意，把稿子呈给他。

他严肃地翻翻，示意：“坐下，等我看了再说。”

她屏气凝神坐下等待，忐忑不安地观察他看稿子的神色。听说他才高气傲，不讲情面，常把部下写来的不中意的材料抛飞地下。“天哪！今天要是他对我也那样，也把我的稿子抛飞地下，那我可就无地自容了！可就走不出这个门槛了！”她想，脸一阵阵发烧，心提到了嗓子眼，汗津津的手不住地攥紧。

他看着看着抿嘴笑了。“凶神”笑起来更可怕。她一下心跳脸烫，想：他笑什么？笑我写得荒唐吗？笑我写了“白”字错话吗？笑完就要变脸扔稿子吗？

他果然沉下脸来，翻完严厉地问：“这稿子是你写的吗？”眉头紧拧，像要发火。

她缩了一下脖子，嘴巴由不得张大，合握双手怯怕地说：

“嗯，就是。写得不好。我以前……没有写过这种……”

他出乎意料和蔼地笑了，赞赏地看着她说：“写得不错。看不出你还很有

一点脑子！好好练，有前途。”

她抬起头，喜出望外地叫：“啊！真的？！那么说我交差了？”

“你回去给你们领导说：就说你任务完成了。完成得很好！我很满意，到时通知我开会的具体时间就行了。”

她高兴得蹦起来：“好来！谢谢！太好了！”

“谢谢什么？别客气！再坐一会儿！”是命令，声音温和而武断。

她没有想到他还会留她，感激地坐了，心里乐滋滋的。

他点上一支香烟，关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童琳！”

“挺响亮的。在哪个部门工作？”

“报道组。”

“几年了？”

“两年多，不到三年。”

“哦？那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家里都是什么人？父母在哪个单位工作？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们家四口人：爸爸妈妈我和姐姐。他们现在都在上海，在上海协和医院工作，我爸是医生，叫童自清，我妈是护士，我姐也是护士。这儿就我一个人。”

“没有别的亲人或者亲戚？”

“没有。”

“那你是怎么到了这儿的？”

“我原来也是在上海，1967年协和医院下放到这儿，我们一家四口人都来了。前年医院又迁回去了，我爸妈和我姐是医院职工，都跟着回了。我刚刚工作，还没有转正，加上上海一时没有接收单位，就留下来了。”

他点头表示明白。“那你现在怎么生活？”

“单位吃单位住呗。没有什么不好，我感到挺快活的。”

“不想家吗？”

“不太想，已经习惯了。”